

三三八〇卷

農商省
圖書
第 冊
號 冊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一〇
三〇
函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一〇
三〇
函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0
冊數	30 (17)
函號	280 5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魏書卷六十九

明治十二年購求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暹之玄孫也祖靈和任劉義隆為

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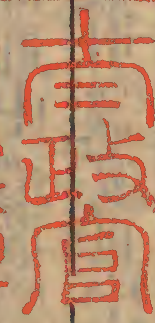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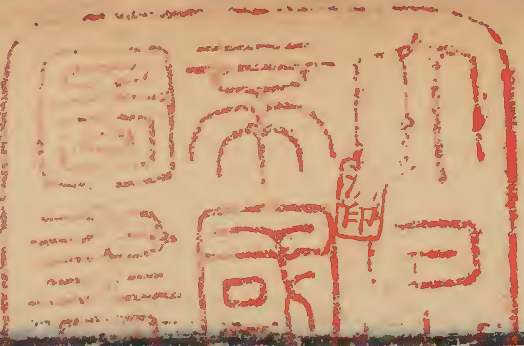
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

凝欽其人望為長子甥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為

嬪以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

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

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為尚書僕射統留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比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塋固求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旣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

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卽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擲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賜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承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義長庶子祕書郎稚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寅右僕射元欽皆以雍又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

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又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凌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凌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
侍出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
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合家逃逸
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或以非其身
罪驟爲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
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夤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
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
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爲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
接蕭衍使張臯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率於宿豫時人歎惜
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
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
謚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重功贈東雍州刺
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
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

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官官例免項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媿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伎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字凡在聽囑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蠶後精乘近卽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博清河王懌時與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

子尋卽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餓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鄺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啟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將軍尋遇疾勅還三鵠羣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

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幽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方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貴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今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

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闕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爾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未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

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還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關郭康兒賊衆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

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余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

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誠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與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啟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

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爲廣州防巒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宗二年爲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太守孝靜初爲平

東將軍榮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雋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褐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爲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延雋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雋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將軍征義陽引爲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爲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以每隨例恒辭多受少

何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介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宜有才筆爲劉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衰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

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貞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闕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各制豈其紕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
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
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白戴
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
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
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炳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
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
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
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江云房室
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
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
爲設虛器也其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

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盡思窮神故
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
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
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
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
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
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
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與學家常談不足以
範時軌世皇代旣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
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迫子氏於篇
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
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

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梭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旣猥班訪逮輒輕率警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命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定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澈明纂御風變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輪誠華陽卽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戍階當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

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管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賣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壇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

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
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
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
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
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
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庶
邊忠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
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
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
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水而蔽月
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峰諸

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
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
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
里而揚波遠揮麾與麤麝走鯨鼈及龜鼉彼曖然兮鞏洛此邈矣
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
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
縱橫竒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
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
望夫者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
不見兮君不聞魄恹恹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緼彼鳥馬之無
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
對下邦之鬼蜮形旣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蠶賊欲修之而難化何

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末遷寇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志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讎安置之所讎表曰謬以非才奉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上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高車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闕此兩敵卽亦

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替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

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蕃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講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而浪時朝議是之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

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資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蕭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哀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翻名位

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翻弟躍語在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慙恙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茲舉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氏

魏書卷七十

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
徇羣氏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駭奴戍主詔曰
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
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
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
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
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
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
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
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
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筵
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

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
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啟為其國郎中令
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
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出為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
入於關中率眾侵擾伏法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
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
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
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
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勦力備

巧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傳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肅鸞遣將魯康祚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肅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比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卽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

祚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卽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俾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

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
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
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
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
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
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
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
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
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
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士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
侵逼壽春泐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
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

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勸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
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舡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
舡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
勰行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
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
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如若教旨便共殿下同被
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逼其南門蕭衍
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
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沈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
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
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

皆奔退仙琿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
史賈恩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琿揮甲揮戈單騎先
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
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琿子仙琿燒營席卷而遁英於
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
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
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
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
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
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
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
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

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
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
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
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
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稍躍馬盤旋
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
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
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
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
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
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
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

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疆
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透
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斫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恠未三年而
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
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傳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伯子溝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
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二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
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
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傳靈慶堪乘此馬
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

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
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爾也子有王
靈此圖識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
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疆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
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
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
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
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于山澤之間時
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
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
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
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

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具
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
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
沿中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
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
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
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
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勅左右出匣
中烏皮袴褶分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
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
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
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

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
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為
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助子助以靈越為前軍將
軍子助敗靈越軍眾散亡為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
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劭劭
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四方阻逆
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
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
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
實無面求活勳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
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為參軍從肅征伐累

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興氏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氏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氏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氏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頌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

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撻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氏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嶼潛入回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恩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類

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為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夫身類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眾千餘夜渡白水且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

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眾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眾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爾書慰勞賜驪駒馬一匹寶劍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

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眾三萬入寇直城警眼遣敬紹總眾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徽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僭儻輕為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兒唐岷嶮扇攪於外聚眾圍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既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耻志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府長史孝莊時復為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患故也至州聚飲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請廷尉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劾

疑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為蕭鸞右中郎將直閣將軍從崔慧景至郟城為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彊弩將軍出為琅邪戍主胸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胸山樵米既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為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為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

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閣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眾據硤石神為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恭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克戶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余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顯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

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世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嘗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王世文
江悅之
李士約

平泉據嶽石神為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勅... 侯景李平等攻嶽石... 正加無軍將軍... 大躡其屨... 風小水美... 史曰曰... 千士... 將軍...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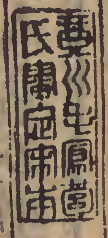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



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贖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宮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險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高齊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

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勦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人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

美知卿非無欵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參
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
韋伯所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欵
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勅想卿具一
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
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
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勲前卽勅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
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馬五千星言卽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
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衝巫卿其并心勦力同
斯大舉殊勲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勅與州佐

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夫渡淮叔業病卒年
六十二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兒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
三司餘如故諡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
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椿之字文聰仕蕭鸞為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為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
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
蕭子紹俱為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
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椿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
國以父勲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

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之稱入
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莊縣出為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
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為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為
賊擒送於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干涉字仲昇襲卒

子僑居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童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
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
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人國彥先景明二年逃
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二百

戶出為趙郡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
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
愉平勅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
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楊太守
後襲爵並州大業賊起勅為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為賊所敗
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
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二十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人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
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遊水高原謂崇還北遂

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
理遣軍赴之崇聞絢京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召之
絢開崇在悵然驚恨崇曰比因大水蹙蹙不免羣情所逼推爲
照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
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率
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
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
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
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
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
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秘叔

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
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
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
曰植闔門歸欵于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
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尋
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
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
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
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
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
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
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

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
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
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誼
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
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
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
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
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
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
恩裁處詔曰凶謀旣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
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旣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
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

門禮墓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
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
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墓
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
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
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且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
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
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終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
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宦蓋亦染江南之
俗也植母旣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
焉

子煥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令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焯不得襲封肅宗初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諡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斑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虎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遇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車免官後世宗聞粲善自擿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惟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

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醮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人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曰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初爲命酌出帝初

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自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肅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肅衍時年六十

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

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
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
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
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
葛屨裁管已整摧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
欲養疴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
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
之末衍稍以出山于祿執事肅宗除改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
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
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
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荆
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

一萬出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逆退走荊州
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
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稽宗馳驛告
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
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
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
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蕭
鸞以軍勲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
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

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彖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效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啟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締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締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墟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

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

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為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寧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

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卽彥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崇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我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王吳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瑋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

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閑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旣陷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關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勳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婿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超拜持節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
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
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
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
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
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北平將軍端然養志
不歷權門出為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
軍涇州刺史

高容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

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
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為李元談輔國府司
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為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
守為政寬平氏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為潁川
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
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
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動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
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家雖為姻好而親情不協
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道遷守合肥肅薨道

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
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爲刺史未至
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
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
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
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
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冠軍將
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
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
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噬罄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爲韋纘
所謗理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
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中臣爲長史

值黑亡歿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
此臣卽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
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卽遣左天長巾寒山路馳啟復會通直
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
留使至臣開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
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
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卽遣鄭猥馳告
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
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卽遣軍主江悅
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
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
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籍此威鎮靖內外臣亦誠奉國苟

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
事啟聞臣卽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蹠後
天寶兇徒因宵烏散進旣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
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冑率其所領登卽擒斬戍內戶口卽
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
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
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
當令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
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卽束身
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
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
啟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且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灰殞匪報

但留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珣等便卽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
謹遣兼長中臣張天亮奉表略開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
已投誠款而中途猜問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
烈義動遐邇漢鄭旣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
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
別勅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
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外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
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
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
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勳稱朕
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

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此在壽春遭幸績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勲微恩重有覲心顏世宗曰卿建爲山之功一匱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遂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旣淹未恭州封可勅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固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

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諡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頽與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欲更以三百戶封頽與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此傳宋刻前後頽例案北雍本略正長子夫宋本作史下故此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

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
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
虛劣其從兄奐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
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初夫與南人辛謙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
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
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歡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
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
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客雍僧明心
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偃仆狀若被歐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
諸人意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曠責僧明便寤而
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黽陰私竊盜咸有

次緒夫妻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閱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癩疾不任
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
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奐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璠及孫沈
志皆有名宦沈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
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
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
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
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
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

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
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
開國伯食邑一千戶復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
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卽擒珍誅戮所加徵爲濫酷值州內飢儉
民人困弊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
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
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
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
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
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
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
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子會襲止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
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
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
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勲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未歛便剥
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齊力自劾軍動稍遷
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成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

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以貨賂又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子鸚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善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勲至游擊將軍爲軍主助成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成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響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又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

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
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
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
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
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
悅之爲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
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贖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
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
將軍武興氏破白馬進圍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氏衆還復白
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
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旣殺蕭衍使者及楊靈

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爲
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
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
克全勲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與夏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
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諡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
劍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
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
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
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
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

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其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遭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後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疆寇內徙無由乃携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昴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勲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勲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

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

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關以勲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

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

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勲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

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賴川辛謙漢中姜承等皆參其勲

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符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

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謀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漢陽上黨二郡太守卒
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為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永入於建
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遵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為奇
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成漢中及
至洛陽環堵頽廬多與儒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
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
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
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即道遷之兄女道
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

實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
縣父興宗蕭贖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
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
州里歎異之贖益州刺史劉俊召為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
中自漢中歸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
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
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
弓宣旨勞勉若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
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

益州詔誕為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
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
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行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
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郗虬令子建拒之因轉
營為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
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峰名龍鬚山
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眾難可角力乃招募壯士二百餘人
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
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
為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
以誕行巴州刺史二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
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為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

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諡曰莊

長子亢

亢弟胤字

闕

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宜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
略為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
其益州及足還退行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
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
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
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
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吞華戎鼎沸三燕兩秦
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
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

楚國富兵彊冢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
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
輕重之要計量壇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
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
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卽平原
歛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駕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
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
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
昆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
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
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
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遙遠偏兵獨戍汭流十千牧守無

良專行剗劔官中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
日覲王師若命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
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偃武修文制禮
作樂天下幸甚其不盛哉於時肅宗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
正光末二秦反拓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
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
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
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颺至風起逆者求萬一
之功高壁深壘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
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驕將御惰卒不思長久
之計務奇正之編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
隴東不守汭軍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

今且宜勸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岷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謀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中還朝毓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爲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余朱榮榮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恒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

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旣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蹙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旣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關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死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容嗟絕倒太保城陽土徽司徒臨淮王或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

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
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與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隘裴叔業

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啟

茅賦兼列旄旗固共宜矣植不相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

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

之士淳于誕好立以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

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

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終

西州中鳳
氏周禮甫

